

诗 品时空

蝴蝶(外一首)

蒋文辉

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
轻盈地飞进生活的空白处
或是依附在悬崖峭壁上小憩
或是和着古木的萧萧落叶起舞
哪怕只是短暂的停留
都会使这个万千世界更加丰富

风起的日子
日夜会翻页更快
所有的人都变得行色匆匆
许多的景物闪过
一幅一幅像贴在车窗外的春夏秋冬
很快遗忘在路上

只是那只蝴蝶
挥之不去
缝缝缠缠
无论是坐在人生的驿站里啜饮口味
还是抱着酸甜苦辣的日子昏昏入梦
我都会看见一只蝴蝶
发出神怡的谐振音
在眼前飞舞 色彩斑斓
由远及近
日子愈遥远 景致越清晰
也许一切都遗忘了
而这只蝴蝶
将成为永恒
定格在这万千世界的窗口

苦楝树下

站在秋天的苦楝树下
老人与狗 临风而立
绵延的崇山峻岭挂在天边
挂在旷野尽头灰色的幕墙上
万物寂静
秋草依偎着小狗
小狗依偎着木讷的老人
老人倚靠着百年的苦楝树
聆听深秋的呢喃软语

蝙蝠掠过枝头 群声尖叫
嘶哑的消息旋舞天空
一声一声 惊落
惊落苦楝树上的片片秋叶
渺小的秋叶 顽强的秋叶
落在枯黄的秋草上 起起伏伏
波浪般潮涌 奔向天边
老人落叶披肩 小狗惊悚

抬头望望倚靠的苦楝树
老人看见满树的枝丫朝向天空
沉思 默默无语
老人凝眸远视 浑浊的双眼 潮湿的泪光
穿越世纪的田垄 穿过历史的残垣断壁
直抵黄土大地的夯实仁心 深厚而温暖
然后老人牵着狗 迟迟艾艾
消失在深秋遥远的苍穹下

一封家书

 竟文姐姐惠鉴
 吾姐竟文阁下:

与君初识于盛夏,相知于初秋,相惜于隆冬。愚妹郁秋深感姐拳拳盛意,感莫能言,故行书如此,唯盼纸墨含香,表吾心意。

初见汝时,时值盛夏。汝婷婷于老父病榻之前,柔情绰态,气息娴静,丹唇朗朗,姣若阳晨。愚妹自视清高,故心早立屏障,却顿觉骤然心中狂喜,故有语出惊人曰之……

老父神清俊朗,有潘安宋玉之仪表,有子都宋文公之神韵,久病缠身仍不减风采之万分,令人嘘嘘。但欣慰伴侣情投意合,子女奉孝道之床畔,孙辈皆顺心遂意,故功德圆满矣。老父垂危之际,仍挂念于吾子,呕心沥血,郁秋唯叩拜于极上,潜心奉养老母于高堂之上,以表内心之端悛不安……

再知于君,乃初秋之中

州,携手于华灯之下,秉烛夜话于秋夜,同塌于居室,共枕于假寐,倾心畅谈,弯月如钩,月色皎洁,郁秋悉听君子商场纵横,于佛海遨游,于情深处自省,于亲情中感悟,更感君秀外慧中,晶莹剔透,乃吾平生之少见,钦佩之情,更油然而生……

相顾于君,已然褪尽葱绿,满眼金黄。梧桐不知身是客,一夜秋雨尽换颜。戚雨冷风,唯有君明眸皓齿,巧笑倩兮,妆点之萧瑟戚戚。君犹如朗朗星空之皓月,茫茫海上之明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郁秋虽出生于书香之家,但幼年家生变故,母弃父离,颠沛流离,尝尽人生之冷暖,阅遍人心之险恶。初长之际,持读书几卷,能吟诗几首,又作词几赋,故桀骜不驯,自命不凡,质天何人能晓我?万里愁云困星锁。更井底之蛙,随心所欲,不知天高地

厚也,贪杯中物,寻种种之借口,以佳酿能显人之真性情,或以酒抒心中之志,疏郁结之气,反貽笑大方,授人以柄,人性之丑恶尽显之。每每自省,拂袖掩面,羞愧不已。更感君不弃秋之口无遮拦,无仪无态,疯癫于众人之前,仍金玉良言相劝,更能以身作则,屡屡告诫之,郁秋何德何能之有?故需即日起谨言慎行,自律自省,慎独为之……不为君白莲之蒙羞,碧玉上有暇尔。

吾姐竟文,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山高水长,字字磊砢。

海天在望,不尽依依。每别后萦思,愁肠日转。辗转反侧,君之神采,吾心向往之……离别情怀,今犹耿耿。君灿如春华,皎如秋月。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觉秀色空绝世,才情横溢,故前上一函,谅达雅鉴,临书仓促,郁秋不知所言也……

愚妹郁秋于酉鸡十二月初七之子时

笔端流云

十月那场雪

老茂

多少年的暖冬,十月初下雪,算是一个惊奇。

我孤独地站在旷野,仰望混沌的天空,不大的功夫,干干的绒雪,给我披上一身“孝衣”。

突然间,我心颤抖,似有不祥之兆降临!因为病床上的老父,孤如即将坠落的秋叶,曾经的铮铮铁骨,被风霜侵略、折弯,无奈地向岁月俯下身,瘦骨嶙峋。

不料在意料中,瘫痪六年的老父,静静地走了,那么匆忙、安详。九十九载风雨春秋,也许应验“九九归一”这句古言,也许这就是他圆满的归宿。

他的苦日子总算过完了,不再受折磨,他知道,活着时给儿添了麻烦,不想再拖累儿。也可能是他思念太久,狠心地舍去自己的儿女,悄无声息地独自上路,去了他父母的天堂,那是农历二〇

一五年十月十六日卯时,一个永远祭奠的日子。

没能陪他说上最后一句话,没能在他床前,送他最后一程,是我剔骨的痛。突然间,我孤单、空虚,感觉到累其实是一种幸福,失去亲情也是一种累。

送老爸的路,很陡很长。我稳不住摇晃的心事,那些,像碑一样的叮咛,挥之不去。从此,父亲和那条沉默的河流,那座沉静的大山为伴。我在火焰的梦中,呼唤远逝的背影。还好,老父终于站了起来,没有痛苦,依然像个老小孩,跟我撒性子,亲切如故。当醒来,却与十月一起燃烧殆尽。

几十年如一日,老父用善良为家竖起一块碑,作为儿子,是一种荣耀,是被羡慕者。老父走了,我这辈子儿子做完了,而荣耀,被羡慕也从此与我无关。

当真正成了大人,我却想继续做儿子。

父亲在世,老家是一种牵挂,老父走了,老家离我渐远,变得陌生,乡情成了缕缕乡愁。

人生的路很短,心灵的路却很长,把愧疚炼成一壶药酒,或一贴膏药,除去我相思的疼痛。

父母在不远游,如今,我真的成为游子了,只是一个酸字会伴我终生,湿漉漉的思念,缠绕我回家的路。

一叶知秋,满目萧瑟苍凉,一滴滴飞舞的雨珠,晶莹似泪,飘进我胸襟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十月纷纷塌陷,天空满含着凝固的泪,叫一声老爸,撞开思念的闸门,载不动,一声声哀鸣的遐想。

老父,别再为儿女操心,你已呕心沥血一辈子,该轻松了,祝你在那边安好。